

張昕之

黑白鍵演繹——我與鋼琴的故事

1

“琴房的鋼琴是給藝術生專用的，別的學院的學生都不能用。”學院學工辦的老師透過厚厚的眼鏡，帶著點遺憾對我說。我啞然一笑，點點頭。窗外是夕陽下的珠江，一股股的波紋仿佛陳列的琴弦。我手心滲著汗珠，陣風乍起，我感到一絲冰涼。

離開辦公室，我走在寬敞的走廊。這一排都是琴房，由於隔音裝備不佳，滿走廊都是琴聲。幾支旋律斷斷續續交織在一起，和我的腳步聲一起回蕩在這個小世界裏。電梯到了，我走進悶熱的梯箱，在兩扇門合上的那一剎那，所有紛雜的聲音都突然沉寂下來。我孤單地依靠在金屬牆壁上，看橙黃數字一個一個往下跳，一如我失望的心緒。

我原想著大學可以好好把這幾年冷落一旁的鋼琴拾掇回來，但老師的話讓我雄心勃勃的夢想落了空。一種久違的歉意和無助湧上心頭。說歉意——鋼琴，被我冷落了太久太久，就像一個我長時間不理會的遠方的朋友，若再次見面，那種冷漠、那種隔閡，只有無言以對。說無助——是仿佛一個戰士被拿走了他心愛的武器。曾經的“曉戰隨金鼓，宵眠抱玉鞍”，變成了如今的“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

夜晚回到宿舍，我驚喜地發現在從家帶來的一包英語磁帶裏，竟有一盤蕭邦的瑪祖卡，阿詩肯那齊的鋼琴獨奏，1978年在DECCA公司錄製的版本，也許是當時被匆忙收拾行李時一齊拿了過來。複讀機身經百戰的磁頭舔舐著些許發黴的磁帶，清麗的琴聲如一股小溪，從耳機裏流淌出來，波蘭大地那片泥土的芳香再次飄蕩在我周身，卻已不似當年那般震撼著我的心靈。聽著依稀熟悉的曲調，我不禁自問：多久沒有聽到鋼琴的聲音了？

2

不知這是不是都市少年學習一門專業課之外的技能時所映射出來的規律：年幼時滿心歡喜地去學習一門藝術，無論是自身的愛好還是家長的逼迫。結果隨著時間的流逝，正統學業和課餘愛好相互壓迫，他們互相搶佔自己大腦的空間和肢體的時間，原先那份投入了巨額錢財而疊起的愛好就風雨飄搖。歲月流逝，這門技藝在後來被塵封、拋棄乃至徹底遺忘。而有朝一日，當這門技藝成為一塊能為我們實現一些個人利益的

敲門磚的時候，我們又戰戰兢兢請亡靈一般地把它們恢復起來。

鋼琴之於我就是這種東西。我打定主意購買有一架鋼琴是出於一時之衝動——聽到一個朋友在他家的鋼琴上彈奏了一首很動聽的曲子，我就急切地盼望這曲子也出於己手。其實更直接的原因是：三年級時家中買了一台YAHAMA的電子琴，由於鋼琴是音樂學院出身的母親的輔修課，所以可以教我彈一兩首小曲兒。在一次校“六·一”文藝演出上名聲大噪一回後，鍵盤樂的強化就成了我理所當然的活動。而在這之前，是否學習一門樂器，也是我父母一個想而未決的事情。

等我正襟危坐於鋼琴前，左邊是鋼琴老師右邊是家長時，我已是小學四年級“高齡”。相比之下，鄰居一位總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小姑娘，六歲就已經能背奏整本車爾尼的599號全套練習曲。小學學琴那三年，我是在每日兩小時的半煎熬中度過的，縈繞在我耳旁的除了單調的湯普森第一課那長時間的單音練習外，還有我班主任常提及的一個通過鋼琴八級的漂亮學姐被省重點中學免試錄取的神話。那個時候的我一邊念著“放鬆”的口訣看著黑白相間的鍵盤“DO-DO-DO”個不停，一邊想像那個學姐是如何用那美麗的面龐與和她那相貌一樣吸引人的琴聲博得招生老師的青睞。我深知我是不可能和那位師姐一樣的了，一是我屬於半路出家的業餘琴童，二來我難得有一顆不為功名的心——我覺得學琴不應該成為升學的敲門磚。這在當時很長一段時間使我成為全國百萬琴童中的異類。

我至今仍記得那三年練琴時的情景。鋼琴放在客廳，潔白的瓷磚地，素青的噴牆，上面看得到幾個稚嫩的手印。鋼琴正靠著牆，右邊是冰箱，身後是飯桌。鋼琴所靠著的牆壁的頂上有一盞日光燈。在我初一那年買到合適的鋼琴燈前，我的琴聲常常是伴著日光燈“咣—滋—滋”長時間催人入眠的鎮流器聲，和我一同忍受著的冰箱散發出來的熱氣。我可以用毅力把自己整週末整寒暑假地泡在重複的鋼琴聲、重複的鎮流器聲和重複的冰箱工作聲中去。每到假日，一吃完早飯我就一步登上琴凳上由幾本書墊高了“寶座”上，打開琴蓋，掀開蓋在鍵盤上的兩塊長長的白毛巾，把譜子一攤，再捋起袖子——就這樣一直彈到午飯的香氣從身後衝進我的鼻孔。

對於一個自幼愛聽古典音樂的人來說，讓已略諳世事的我耐心坐在鋼琴前彈那麼基礎的不成調的音符，與他耳旁閃過的那些萬箭齊發半氣勢的交響樂、協奏曲對比起來，的確是聽覺的災難。但是，既然他能初窺般地領略音樂殿堂之宏偉，我也必定也必須知道“合抱之木，生於毫

末”的原本思想——尤其他當企圖用自己的雙手而不單只是耳朵去觸摸這座大廈時，更有責無旁貸的義務直面這場災難。我堅信這是一個“愛樂人”必須遵守的法則。

有一個時期，我常常怕聽鋼琴獨奏，覺得自己手中和音響中發出的聲音會影響情緒。那時我最崇拜的作曲家是哈農，佩服他竟然可以寫出那種單調模進機械重複的手指體操，我猜想他家的鋼琴一定是無蓋的，這樣他一作曲就看到88條排列密集齊刷刷的鋼弦，88個一模一樣的錘子、88個一樣的彈簧……所以他筆下的音符也就跟他眼前的情景不求神似而求形似了。當拜厄和車爾尼的599成為我旋律世界的奢侈品，鋼琴老師一聲令下：“這兩冊練習曲對於你來說太簡單了，跳過不學。”雖然我感到有點遺憾，但卻總喜歡每次上課時，瞅著從挎包裏拿出一大本拜厄往譜架上放的、這位老師的其他學生樂呵。

那時我成績還屬優異，應付課業不在話下。我每晚黃金十分在那盞日光燈下，盯著十級考級鋼琴譜上紛亂的“蝌蚪”，嗅著新買的鋼琴琴鍵縫隙中散發出來的那股特殊的木頭香。幼年時常聽的古典唱片封面，也是我眼前的常客。我特別喜歡那張NAXOS唱片公司在1988年出的蕭邦鋼琴協奏曲那張唱片的封面圖畫。油畫的，高貴的淡黃色氣息，淳樸而濃烈，柔和的燭光下，一個面容秀美的少女在撫摸著琴鍵，另一個少女站在她身旁，微閉著眼睛，伸出手在譜子上指點著什麼。那也許是歐洲一個樸實卻是屬於愛樂者的家庭，無聲的音樂，有形的節奏。每每我如此出神時，房間裏是安靜的——至少我的樂思和樂興不會因華彩樂段時觀眾席上冒出的刺鼻的煙味中斷，也不會因慢板樂章中夾雜了40和絃的手機鈴聲而開小差。我不希望音樂教育的培養目標是升學考試加分或者機器一樣的技術者。要改變這種狀況，方法有很多，首先一條就是——讓那些自稱是音樂愛好者卻沒摸過鋼琴鍵盤，或是自稱粗通鋼琴卻能把低音譜號中中字二組的E讀成DO-RE-MI中DO的、一些掛著“理論研究員”、“樂評人”頭銜的人，少在報刊雜誌上發表些或聽琴或欣賞或評論的文章。

3

我學琴的第四個年頭，也就是初一，我過了全國六級，初二又過了八級，大學時更通過了全國十級。這種進度一直被外行人成為可怕，但是也被內行人稱為可疑。這其實留下了我心頭的痛當然也是我致命的弱點：基本功欠扎實。我至今連二十四個大小調的音階都彈得磕磕碰碰，

琶音更是張牙舞爪得厲害。一彈起音階之流的東西，我的手指仿佛就不再是我身體的一部分，搞武裝暴亂，忽響忽弱。所有我考級證書上寫的評語都是“尚可”，足見老師對我的鼓勵，當然也有失望。我也多次哼著《愛軍習武歌》裏那句“軍事要過硬啲嘿”想著拾掇一下幾個基本音階，但總被各種瑣事打斷。

正如一個上台表演的芭蕾舞演員不知道擦地和八個基本手位，拿著燙金八級證書的我竟然沒有一條不落地彈完過車爾尼599、849、299乃至740中的任何一本，也沒有彈完過巴赫的二部創意、三部創意、英法組曲——甚至沒有系統地學習過。這一驚人事實是我最近才考證出來的，那幾本譜子新得簡直可以拿去出售。應該說，幾次考級我又是憑藉一腔熱情去考的，而且兩次考級都僅有三四個月的準備時間，尤其十級考試，完全無師自通。一般來說，我只練考級那幾首曲子，別的就全當興趣。讓我自己都驚訝的是，沒有那幾大本練習曲或是其他複調教材作基礎，我總能把那些考級曲目完成好。

仍記得那是一個寒冷的冬夜，我去到我第一個鋼琴老師家中，那時我已初一，和她的學習也已經中斷了兩年。我就說我想繼續跟她學琴。她讓我彈幾首曲子給她聽，而我那時手上也就有幾首849、一首蕭邦的圓舞曲、一首克萊門蒂的36號第一樂章，那個了老師聽了聽，沉默了一會兒，笑了笑，說：“行，就考六級吧。”我當時懷疑自己是不是聽錯了，因為我兩年前剛過區區二級，而且我對她的笑容的理解是：有種內行人對業餘小孩子的遺憾，點滴的不屑和嘲諷，可又感動於我那一腔稚嫩的執著。她又說：“你這小孩兒樂感還不錯，目標定高點兒，有助於你樞樞基本功。”不冷不熱幾句話，我就以每小時200元的學費再次成為她的學生。

在樂感方面，我想我會擁有比別人更充分的自信。我不想過多否認自己在音樂方面有些天賦，再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在沒有鋼琴老師的那幾年裏，我自己看了不少的音樂方面的資料。電台電視台中所有能找得到的節目我都聽了看了。拿廣播來說，我的至愛是FM97.85的RTHK-RADIO 4“古典之門”（現在不知道是否仍有，具體名字記不清了，反正高中後我都沒機會聽廣播的）欄目。也正是這些深夜時播出的古典音樂節目：一個DJ，一段哀而不傷的音樂，讓我走上了如今的廣播電視節目之路。初夏，深夜，耳旁是伴著沙沙聲的門德爾松《無詞歌》，或是柴可夫斯基的《四季》，抑或還有一兩首亨德爾的《彌賽亞》選段。二十層樓俯瞰下的都市，昏黃的路燈下是無人的街道，灌木叢流離的黑影群

群，公車站上是霓虹燈的大廣告招牌，上面畫著美麗的女郎，偶爾馳過的夜班車，猶如平靜弦樂烘托下一兩個長笛的跳躍音符，如同在平靜沉思之時，忽然什麼身邊經過的東西勾起你一點一滴的回憶。

我更樂意於駐足東門老街那邊的盜版光碟市場——那裡是古今中外，三教九流，無所不有。人家看沙，我自詡為淘金。日子一長，我竟然也真淘出了不少正品。最狂喜的一次，是用10元錢買到了一張霍洛維茲1986年的莫斯科演出實況。每次我都會帶著一種期待的心情去買，然後又如獲至寶地回家。坦言，雖地處深圳，但我家境並不寬裕，至少還不能完全隨心所欲地發展自己的上層建築。多少次，在全市最大、最權威的博雅(POK-ART)唱片店裏，盯著比我還高一倍的滿櫃子原版古典CD出神，有時看到一張，知道真的是好傢伙，卻又在百般把玩撫摸之後放回了原處。我知道家裏是不會花130元給我買一張正版CD的。母親每看到如此場景，就或裝作看其他書，或者和我一起看，對我選中的唱片加以評論。店老闆對這對母子的行為已是很瞭解的，先是歡迎微笑，後是理解無語，最後到略帶反感。終於有一次，一個店員走過來粗暴地想把我勸開，但看我手裏拿著一張ARRUL演奏的李斯特，也許明白了幾分，知道我是行家，最終還是不好說什麼。我感謝他對我的理解——為金錢所迫的人是難得去發展他的上層建築的，若有，必是要克服重重難關。

日積月累，我也逐漸零零碎碎知道了一些名詞諸如“俄羅斯學派”“布魯德午德式擊弦機”“奏鳴曲式”“斯坦威”等等，也知道了許多絕妙的組合。每一個鋼琴家都有一個他們擅長演奏的作曲家和他們的曲目；鋼琴方面，比如——格倫·古爾德的巴赫《戈登堡變奏曲》、希夫的《平均律曲集》、魯賓斯坦的蕭邦、威廉·肯普夫的貝多芬、拉羅查的莫扎特，當然還有普雷特涅夫的李斯特和拉赫瑪尼諾夫。樂隊與指揮也是這樣一種奇妙的組合，比如——柏林愛樂樂團與卡拉楊、維也納愛樂樂團與卡爾·貝姆、波斯頓交響樂團與小澤征爾……太多太多，一時想起，無法停筆。那個時候，一只紅中透青的脆蘋果，一把籐椅，一本厚厚的音樂雜誌，一段下午的暖暖的太陽，我倚靠在窗戶旁邊的籐椅上，看窗外的鳳凰木上換上了新的淡橙色金燦燦的衣裳。這樣的下午我喜歡——一個假期。

這樣長時間的積累對我來說猶如醃泡菜，醃得多了，味道也濃。我仍然清晰記得考級評分欄上，在自選樂曲下面的評語總是“富有良好的樂感”。這些讓我在大難臨頭時，無論是老師檢查作業、在同學面前表

演，甚至是考級評委面前，總能順利通過。我總以為這是對樂曲整體性的把握。行內人會罵我說那是瞎貓撞上死耗子，但我寧願做一隻自由自在的貓。

4

初三開始，我與鋼琴的關係開始疏遠。身處省重點中學重點班的我為考試衝高分而抓狂。高一時，和它打得不冷不熱。高二高三學校搬到了位於市郊的高中部，實施全寄宿制管理，我和家中那台鋼琴徹底失去了聯繫——我只能年陪我吃糠咽菜、出沒風波裏的小船被它的主人我一杆子拋到擱淺的岸上。當天生也許不適合學理科且又沒找到合適的方法的我，卻仍要以理科重點班班長的身份和一幫高手拼物理；當在為高考高分和人際關係疲於奔命、過分奢求自我名譽以適應這個時代的浪潮時，我把當年曾多次打動我的鋼琴和古典音樂都放到了一邊。鋼琴這種需要細水長流的積累和細火慢燉的經營的藝術，一旦沾染上了哪怕是絲毫的功利、匆忙、潮流，甚至是分心，都會背離原先的賞心悅目。高中三年（尤其是後兩年），我對鋼琴就好像一個不忠的男子哄騙著早已經移情別戀的少女——時而冷落，時而又打得火熱，但雙方的心思都不在這裏。鋼琴自然也沒把最好的音響帶給我。有時週末匆忙趕回家，夜深人靜時，想拾回當年的曲子時，但見燈光幽暗，譜面粗糙，琴弦早已跑調，踏板也鬆弛，琴鍵開始嘎吱作響——鋼琴和我一樣的漫不經心。一曲下來，手指上早沾滿了灰塵，對著乾渴的鍵盤，我再次愣在那裏，聽客廳壁鐘秒針的跳動。

因高二時家裏曾經裝修過一次，鋼琴已被放到新的窗戶邊，窗外，依然是那株在夏日陽光下陪伴我的鳳凰木，卻早已物換星移幾度秋。我和鋼琴，兩個孤單的軀體，空然無意義地相對著，不相隨，不相交，一如兩具被抽乾了靈魂源泉的軀殼，等待著被賦予生命。

但是，有些東西是不曾改變的，是的，從沒有改變。同是對著那架鋼琴，我仍然能從指間看到當年學琴的情景，單調機械的重複已不在，但我在高考X科的歷史學習裏，看到了興趣帶來的強大動力。同樣是那張蕭邦的協奏曲的唱片，我仍能聽出當年哼得熟練的旋律，更又聽到音符之後蕭邦崢嶸歲月裏那份對生活的幻想。一切都仿佛回到了過去，那段無憂無慮的生活。有多少個暑假，夏天的夜晚，我一邊沉醉在唐詩宋詞的世界裏，一邊對莫扎特的協奏曲聽得出神。中國古典文學與西方正統音樂，沒有相同的文字，沒有相同的旋律，卻有著同樣的人類對美好

事物的闡釋和追求。“寒波淡淡起，白鳥悠悠下”的那份境界，同樣是人類認知事物的客觀形式。他們能超越時間空間，自然能超越我、這個渺小個體人生成長的歷程。

多少個不眠的夜晚，總是古典之樂陪伴我度過的。我忽然想起在老家時的那些夏夜，淚眼模糊。暗黃的燈下，多少張期待的臉龐，多少次師長的微笑與責罵，交織在一起，一時都從漏墨的鋼筆尖滲透出來，擴散至我全身，被我周身的血液所吸收，周身竟無法動彈。是感動？是苦惱？是拼命之郎還是恨鐵不成鋼？我到底還應該怎樣把全身心投入到我的生活、投入到我心愛的事業、投入到我深愛的人之上，才能設法讓這支浸透過去時光的筆，和那些作曲大師的鵝毛筆一樣，用和潦草音符一樣的文字，去觸摸和我處在另一個世界裡的人的靈與肉？

……

我走出了密集的教學樓區，新鋪的柏油馬路剛由灑水車沖過水，黑白相間的斑馬線格外醒目。“鋼琴已調律完畢，等你回來好好彈。”昨晚，母親發來短信說。雖然我在外地上大學，一年到頭都摸不到幾下鋼琴，但我堅持讓母親請六年前那位調律工程師來調律——善待鋼琴，善待自己一直熱愛並曾經為之付出辛勞的事物，也就是善待自己、善待人生。學琴這麼多年，比起那些生活在鍵盤之中的少年，如郎朗、李雲迪、陳薩、王羽佳等人，我完全是在另一個世界，但每每在我需要音樂的慰藉、瀕臨絕望之時，鋼琴仍給了我最後的一絲動力。只有鋼琴，縱使再與我分分合合，卻總不曾離開過我，給我這樣那樣的幫助。

也許鋼琴是否能在我手下長鳴已不再重要。今後的時日裡，我若為事業終年奔波，可能連鋼琴的樣子都記不清了，但在心底，仍能用雙手為自己演奏——一如所有和鋼琴一起度過的、早已成為過去的時光，在每一個寂夜與黎明之間，伴隨著我飛翔著的夢境，悄然來臨。